

# 異質與同化

—— 從阿多諾〈論外文字的使用〉談起

Alienation and Assimilation:  
Adorno's "On the Use of Foreign Words" as an Example

鄭勝華 Cheng, Sheng-hua /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博士生

## 前言

本文從阿多諾 (T.W. Adorno 1903-1969) 的〈論外文字的使用〉一文出發，首先重點在於了解阿多諾如何看待外文字在文化論述上的定位，與其對外文字辯護的真正理由是什麼；而從這樣的理解延伸到阿多諾對於藝術之自治性問題的思考。因為外文字的使用與十九世紀的文化現象關係緊密，有機語言如何面對外文字就如同當時的藝術環境如何面對異質元素的出現，這同時也是作為一整體的文化如何面對迎面而來的社會衝擊，而這種情況，不只在十九世紀發生，對於當代社會而言更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由此進一步分析異質與藝術自治性的關係，了解在阿多諾的思想中，自治性藝術作品具有什麼特徵與效能。

## 從外來的文字談起

〈論外文字的使用〉(On the Use of Foreign Words) 收錄於阿多諾重要著作《文學筆記》(Notes to Literature)，《文學筆記》前後共分為四冊，出版日期分別是1958、1961、1965與1974年(阿多諾1969年去世)，寫作時間恐怕橫跨了近十多年。為理解阿多諾思想中一些重要主題的書，該文章乃收於該書附錄之中，時間上來說，應是阿多諾晚期的文章。

阿多諾在這篇文章〈論外文字的使用〉中的立場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點出來了：乃是站在為外文字辯護的立場上進行的，不過，對外文字的攻防早已行之有年，而且不甚了了。顯然地，阿多諾並不想再捲入這樣的糾葛中，但是既然已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又怎麼能擺脫正反論點的糾纏呢？阿多諾的方法不是去區分何謂外來的與本有的，他一方面不再依循過去的肯定路徑：論證外文字是無害的；另一方面則是試圖去釋放外文字的「爆發力」(explosive force) (NTL: 286)，探究它引爆的效力為何，以及評估所造成的影響。

阿多諾首先提到外文字的問題與純粹主義 (purism) 有關，因為後者常視語言為某種有機物，如此由外而來的概念，某種不屬於內在自成體系之物方能成立。然而，「十九世紀的時候由於個人與自主表現的關係，首先有意識地以『切分音』(syncopation) 打斷語言的韻律」(NTL: 287)，舉例來說：當主體與作為客體的另一種語言遭遇的時候，主體會將他所熟悉的文字導入客體語言中，不管這些文字是如何地不同於客體語言的慣例，但是由於主體的強勢介入與單向度的理解，外文字因此看似能夠準確無誤地表達主體語言的意思，不過，事實上主體性的表現卻難以完全收編於字面意思的理解，有些極為細微的東西逃過了。如此一來，「外文字變成了主體內容的承載體：細微差別 (nuances)。」(NTL: 287) 那麼，外文字便具有了一種無法翻譯性，如魏倫 (Paul Verlaine, 1844-1896) 的主張<sup>1</sup>，一些詩人、文學家、哲學家因此將外文字帶入不同的領域中。對純粹主義來說，在仍然保有自然界有機生長的隱喻之下：「一種內在地發展的語言」(NTL: 288)，認為外文字不僅不能加以吸收以成為自身成長的養分，而且更是破壞其純粹性而難以容忍的，外文字因此就像是「攻擊著語言體的外來體」(NTL: 288)，干擾語言純粹性的異質，這使得純粹主義更加守持自身的領域 (provinces) (NTL: 288)。

因此對純粹主義來說，外文字就像是不合法的異種。但是阿多諾認為如果文字的聚集能夠形成真理的話，外文字便能取得它的合法性，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它便不是有機的，因此不能用人類生命的目的韻律來解釋它，因為它的核心精神是「再現的真理」(represented truth) (NTL: 288)。他提到置於文字流過的星空之下的人類命運與星星運行的方向是緊緊相連，語言的發展維繫於人類未來的演變；而且語言的生命乃是與作為在結晶與崩解之間謎樣般的原現象——命名 (naming) 有關。(NTL: 288) 阿多諾用了聖經 (創世紀 / Genesis) 中的故事來說明：上帝雖然創造了萬物，但是並沒有給萬物以名字，這個命名的工作乃是人類的行為，人使萬物從神秘的奴役狀態解放出來。從此，文字便和人類的命運緊緊相扣，因此阿多諾認為「作為真理碎片的真實文字不是被塵封已久又被神秘地喚醒的『原文字』(ur-words)，而是被使用的、人工的文字，簡單地來說，就是被『造出來的文字』(made words)」(NTL: 288)。

人為的文字對於自然事物來說即是從異域而來的東西；外來的文字，外文字乃是對於純粹自然狀態的介入，藉由這樣人類了解意識的配置，世界原始自然才具有顯明的真理，換言之，文字乃是一種「自由的侵略」(the incursion of freedom) (NTL: 289)。因此，阿多諾認為外文字的合法性必須在社會層面來考量：

人類愈是與社會中的事物 (things) 異化的話，則再現事物的文字就變得更为奇怪 (strange)，假如文字必須達到人類的話而且喻意地暗示事物已被帶回家了。社會愈是被它準自然的 (quasi-natural) 與理性的性格之間的矛盾劈得愈深，則外文字愈是會被孤立於語言的競技場，對一群人而言無法理解而且威脅著另一些人；然而它們擁有作為異化本身之表現的合法性，以及作為或許未來能引爆人類在先見語言 (preconceived language) 中枯燥的囚牢之透明結晶。當然，非由它們自身；世界語言是任何純正外來文字的相反 (Esperanto is the reverse of any genuine foreign word)。但如果事物在它們對的位置上，外文字可能最先相應地安排自身，即使它是在歷史有機語言的崩解中。(NTL: 289)

1. 「基於所有魏倫 (Verlaine) (詩藝) (art poétique) 的假設而作的細微差別的不同原則，這些假設傾向於強化個人對於他語言中理性的不相溶性的主張，以此它們透過無法翻譯性 (untranslatability) 來證明這樣的主張。」(NTL: 287)



語言，作為與人類關係緊密的文字結構體，必然脫離不了創生它的主體，主體所在的社會環境或主體自身一旦改變，文字也不會再一樣，將如同異化的主體一般進行著自我的異化。

外文字的孤立乃因它被視為是教育特權的結果，對有教育的階層來說，是一種權力的象徵；唯有我才能「正確地」解釋外文字。然而這樣的觀點：視外文字為理性宰制的籌碼，只能讓文字限於枯燥的囚牢中，對於僵化的現實並無助益；阿多諾認為外文字一方面作為再現的真理而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作為「透明結晶」（transparent crystals）又具有得以破解先見語言（preconceived language）的潛能。由此，阿多諾看出在歷史有機語言的崩解中浮現出未來語言的輪廓，而外文字在未來語言中必定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

阿多諾接下來引了一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單行道》（*One-Way street/ Einbahnstrasse*）中的寓言：

坐在咖啡館的作家以手邊的自來水筆、鉛筆等物件在面對自己腦海中的觀念（the idea）時，就像醫生以外科手術介入來面對被麻醉的病人的夢一樣<sup>2</sup>，醫生小心地將病人的身體切開，如同作家謹慎地以手寫下一些字跡輪廓（lineaments）；醫生將銀肋（silver rib）置入病人的身體就像是作家為了置換文章中內在的腔調（internal accents）以防止文字的擴散而將一外文字插進字句中一樣。阿多諾顯然認為外文字辯證的真正本質就在於這種異種交混的「爆發力」：「當觀念從有機肋骨（organic rib）情況中生病時，銀肋幫助病人，即觀念，存活下去。」（NTL: 290）維持在教育守成領域中的觀念走不出自己的框架，唯有憑藉由理性之光所映射出的某種外來之物，即使它必須經歷痛苦的過程，才能延續生命。

然而，阿多諾又認為細微差別在外文字的介入下出現兩種極短的變化：一方面它被摧毀了，另一方面又被拯救。摧毀乃是因為外文字使得那些非理性的東西不再具有神秘的魔力，由於知識得以決定外文字的正確使用，使得一切幽暗事物成了知識的理解對象，魔咒因而被消除了；之所以獲得拯救則是因為對象的細微差異（tiny differences）在知識的視野下再次受到重視，於是不再簡單地被消除<sup>3</sup>。

經由班雅明的寓言，阿多諾認為作家對外文字的引用使得一種「未來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NTL: 291）逐漸浮現，這種未知的隱藏語言是現存語言的再生與復活，後者的毀敗就是救贖的象徵，因為它僅在現存語言的崩解與斷片中出現。這就是阿多諾為外文字辯護的真正理由：視外來的文字具有一種爆發力，引爆固定不變的、僵化守成的領域，因此它不僅具有表述真理的合法性，同時又像是能顯現未來語言的透明結晶。

這樣的看法使我們不得不同時與他對藝術的看法聯繫起來，因為外文字的潛能與藝術作品在面對社會所具有的效能，在阿多諾的論述中是非常接近的。

### 對抗同一的藝術思想

除了關於純粹主義與外文字的辯證之外，為了理解外文字之潛能與藝術作品的相似處，我們可看看阿多

諾是如何看待藝術之自治性的問題。

他認為藝術具有一種雙重性格：除了具有「自治性」（autonomy）之外，又是一種「社會事實」（faits sociaux）（AT: 252）；兩種不同的性格形塑了藝術的特質，使得藝術一方面宛如透明的結晶體；另一方面又是一種對社會的參與。兩種性格關係緊密，藝術之所以是社會的，並非由於它是一種社會的產物，而是因為它處於對立於社會的位置才是社會的，這個位置同時僅僅必須由作為自治的藝術（透明結晶），透過它的否定性才能獲得。他這麼形容：

（…）然而，藝術是社會性的並不只是因為它的生產模式，即力量的辯證和生產關係的聚合，也並非僅僅由於它主要媒材社會起源的緣故。更重要地，藝術藉由對立於社會而成為社會的，而且佔據著自治性藝術的地位來達成。藉由在其自身中結晶化為某種獨特的東西，而非遵從於現存的社會規範（…）藝術僅僅存在便能批評社會。沒有任何純粹的東西是直接根據其內在律法而被建構的，這並非無言的批評所引發的扞摩，即由一個總體的交換社會，其中所有東西都被他律性地定義，所開展出來的方向。藝術的反社會正是一個確定社會的確定否定。（…）藝術冒著自我異化的危險，激進的現代性只有藉由一種幽微的（obscured）形式承認社會來保存藝術的內在性，如同藝術作品常被比喻為夢一樣。（AT: 225-226）

因此，阿多諾所認為的藝術自治性，絕不是一種「為藝術而藝術」，講求純粹美感效果的形式主義，如果是的話，那麼它不過是一種自我侷限的封閉性，也無法結晶。藝術之自治性，在阿多諾看來，必須在一定的社會層面來談，也就是說儘管藝術作品自成一個自我充足的單子（monad），但是它卻能具體地映射出真實社會的情境，如何反映呢？藝術作品的媒材、技術與投入其中的潛在集體生產性力量自然會留下痕跡。

但是自治性並不同於純粹主義，阿多諾認為藝術作品所具有的自治性就像是外文字乃從相對於本國字，另一個完全不同語言邏輯所形塑而來的，從這樣觀點來說，它就像是另一個星球的藝術。他曾說：

自治性藝術是一種人為不朽（contrived immortality）、烏托邦（utopia）和驕傲（hubris）合一的作品；如從另一個星球來細看的話，它們就會像埃及的藝術。（AT: 139）

自治性藝術力這三要素（不朽、烏托邦與驕傲）的聚集，反過來說，它們將能說明自治性的特徵：（一）藝術之所以不朽，乃因它的結晶化，凝結的狀態；（二）烏托邦在阿多諾思考中是一個純然「無人之地」（no man's land），就是一個冀望的理想而現實上又不（或尚未 not yet）存在的地方；（三）至於 hubris 一詞，在詞源學中的描述可能是源自於一個古希臘字 hybris，表示無節制的暴力，傲慢與暴行<sup>4</sup>，然而，同樣從 hybris 衍生出來的另一個拉丁字 hybrida（希臘字 hybrida），1601年在普林尼（Caius Plinius Secundus, A.D. 23-79）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的意思是溫馴的母豬（sow）與野公豬（boar）所生的後代，也就是不同種類的動物或植物交配的結果，簡單來說，就是雜交、混種（Hybrid）<sup>5</sup>。

如果我們從這樣的觀點再重讀阿多諾的這一段話，似乎可以得出藝術作品的自治性包含了某種異質元素的強力介入，經過混雜與交融而成為獨特的結晶體，它映射出某種既美好又虛擬的形象。

2. 這個寓言收錄於班雅明《單行道》（*One-Way street*）中的〈聯合診所〉（*Polyclinic*）一文中，英文版請見：Walter Benjamin,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Peter Demetz, (Ed.); Edmund Jephcott,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6, P. 85.

3. 「在外文字中，細微差別（nuance）同時被拯救與被摧毀。因為外文字似乎無法再對那些具有逸脫意義之非理性、個人的與具有氛圍（atmospheric）的東西拋出魔咒，而只能從語言團塊（mass of language）中精確與清楚地沖刷出知識的輪廓。之所以獲得拯救是因為：對象物中的細微差異（tiny differences）再一次被外文字喚醒為細微差別（nuances），漂離之後又返回，並非無法估量地，作為知識中的差別（distinctions）」（NTL: 290）

4. 字根字源的詳細說明請見：Robert K. Barnhart, (Ed.), *Chambers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New York, Chambers Harrap Publishers Ltd, 2004, P. 494.  
5. 同註4, P. 499.

因此，異質元素的角色關係著自治性能否形成，也就是說，他律為自治的基礎：

自律性依賴著一個他律時刻才有可能。只要藝術試圖完全地斬除這種他律時刻，便同時也消除了它自身與經驗世界之間自律和批判關係的所有條件。它將失去作為藝術的性格而退縮為裝飾品，或僅僅一物件。(Simon Jarvis 2002: 123)

阿多諾也曾說：

藝術作品的真理在於它能否就其內在必然性而加以吸收那些非同於概念的，或對概念來說是偶然的(accidental)事物。藝術作品的目的性需要無目的性的東西(…)。它們的目的性必須透過他者(its other)的擱置才能存在。(AT: 101)

異質，表示一種不同於主體形成邏輯的事物，即另一種邏輯或非邏輯。然而，主體為了自身的安全(穩固在同一性中)總是試圖以自身的邏輯強加在異於自身的他者(異質)身上，由此以自身的法則做為一種絕對性(absoluteness)(ND: 183)，並建立整體性(主體性)的世界觀。然而這麼一來，將真正的異質(otherness)加以否認、掩蓋或消除，總是一種重複性的「同語反覆」(tautology)(ND: 184)，這無助於我們真正地認知。

於是藝術作品，包含異質元素而結晶為自身內在法則的作品，總是非同性的，總是逃離主體同一性思想的圍捕的，換言之，在某種程度上主體必需死亡，讓客體進入，如班雅明所說的銀肋一般，在主客體交纏的過程中擬造超越的本真性。具有真理內容的藝術，不是對於已知概念的表述或證實，而是朝向自我毀滅的藝術。

## 小結

對阿多諾來說，最可怕的事不是異質元素所引爆的結果，而是固守著一定的疆界，甚至為虛幻的意識形態效忠或獻身：

真正的瘋狂主要在於不變(immutability)，在於思想無法參與在思想——對照於固定的判斷——成為自身中的否定性。偏執狂固守著理性，一個不改變(unchanging)判斷的貧乏的無限性，這顯露出一種合乎邏輯思想的缺乏。偏執狂堅持著不改變元素，而不去仔細考慮絕對宣稱的不充分性，因而使其判斷更為周延。(DE: 194)

純粹性如果演變成一種同一性自身的強化，那麼，就是一種絕對的暴力。一輩子逃離同一性收編的阿多諾，同時也被迫必須面對同一性，他的非同一性(藝術)思想就是一條邁向真正自由的反抗路徑。

從對外文字所蓄含的爆發力到藝術作品的雙重性格看來，文化上的混雜現象對阿多諾而言是具有正面價值，儘管他在某種層面來看仍然具備英文化的色彩，因為他所認為的混雜並不是一種大眾文化式的「什麼都可以」，而是最先進藝術作品不得不然的一種自我異化的、反藝術的偽裝，因為唯有它們仍保有衝撞統治意識型態的力量，而這個衝撞力，取決於社會與藝術之間的矛盾所衍生的異質元素在作品中的融合與變異，它得以使病入膏肓的藝術存活下去。

如此一來，藝術只有在根植於流動的基礎上以不帶任何冀望的視野向未來前行，因為「朝向未知領域的藝術，是現在唯一可能的藝術」(NTL: 253)。

略語

AT: *Aesthetic Theory*.

NL: *Notes To Literature*.

ND: *Negative Dialectics*

D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參考書目

Adorno, Theodor W.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 Asht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Adorno, Theodor W. *Notes To Literature I II*, Rolf Tiedemann. (E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Adorno, Theodor W. *Aesthetic Theory*,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Ed.); Robert Hullot-Kentor.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Adorno, Theodor W. and Horkheimer, Max. (1973),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John Cumming. (Trans.),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73.

Jarvis, Simon. *Adorno: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Robert K. Barnhart. (Ed.), *Chambers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New York, Chambers Harrap Publishers Ltd, 2004.

Walter Benjamin.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Peter Demetz. (Ed.); Edmund Jephcott.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6.

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著，林宏濤、王華君譯，《美學理論》(上冊)，台北，美學書房，2000年。

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著，張峰譯，《否定的辨證法》，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

阿多諾、霍克海默 (Theodor W. Adorno & Max Horkheimer)，渠敬東、曹衛東譯，《啟蒙辯證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